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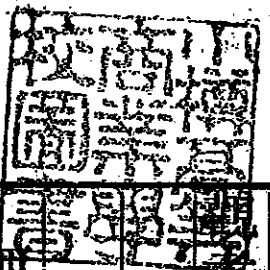
老子道德經解上篇

并影響論

小椽高等商業學校  
圖書館

總 二 五 八 二 號	冊 二 一	四 六 號	九 門 三 部
----------------------------	-------------	-------------	------------------

7cm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4 5 6 7 8 9 60 1 2 3 4



老莊影響論一名三教源流異同論

明那羅延窟海印沙門釋德清撰

敘意

西域諸祖造論以破外道之執須善自他宗此方  
從古經論諸師未有不善自他宗者吾宗末學安  
於孤陋昧於同體視為異物不能融通教觀難於  
利俗其有初信之士不能深窮教典苦於名相支  
離難於理會至於酷嗜老莊為文章淵藪及其言  
論指歸莫不望洋而歎也迨觀諸家註釋各徇所  
見難以折衷及見口義副墨深引佛經每一言有

當且謂一大藏經皆從此出。而惑者以爲必當深  
有慨焉。余居海上。枯坐之餘。因閱楞嚴法華。次有  
請益老莊之旨者。遂蔓衍及此。以自決。非敢求知  
於真人。以爲必當之論也。且慨從古原教破敵者  
發藥居多。而啟膏盲之疾者少。非不妙投。第未診  
其病源耳。是故余以唯心識觀而印決之。如摩尼  
圓照。五色相鮮。空谷傳聲。眾響斯應。苟唯心識而  
觀諸法。則彼自不出影響間也。故以名論。

論教源

嘗觀世之百工技藝之精。而造乎妙者。不可以言傳。

效之者。亦不可以言得。况大道之妙。可以口耳授受。  
語言文字而致哉。蓋在心悟之妙耳。是則不獨參禪  
貴在妙悟。卽世智辯聰。治世語言。資生之業。無有一  
法不悟而得其妙者。妙則非言可及也。故吾佛聖人  
說法華。則純譚實相。乃至妙法。則未措一詞。但云如  
是而已。至若悟妙法者。但云善說法者。治世語言。資  
生業等。皆順正法。而華嚴五地聖人。善能通達世間  
之學。至於陰陽術數。圖書印璽。醫方辭賦。靡不該練。  
然後可以涉俗利生。故等覺大士。現十界形。應以何  
身何法得度。卽現何身何法而度脫之。由是觀之。佛

法豈絕無世諦。而世諦豈盡非佛法哉。由人不悟大道之妙。而自畫於內外之差耳。道豈然乎。竊觀古今衛道藩籬者。在此則曰彼外道耳。在彼則曰此異端也。大而觀之。其猶貴賤偶人。經界太虛。是非日月之光也。是皆不悟自心之妙。而增益其戲論耳。蓋古之聖人無他。特悟心之妙者。一切言教皆從妙悟心中流出。應機而示淺深者也。故曰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是故吾人不悟自心。不知聖人之心。不知聖人之心。而擬聖人之言者。譬夫場人之欣戚。雖樂不樂。雖哀不哀。哀樂原不出於己有也。哀樂不

出於己。而以己爲有者。吾於釋聖人之言者見之。

### 論心法

余幼師孔。不知孔。師老不知老。既壯師佛。不知佛。退而入於深山大澤。習靜以觀心焉。由是而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既唯心識觀。則一切形心之影也。一切聲心之響也。是則一切聖人乃影之端者。一切言教乃響之順者。由萬法唯心所現。故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以心外無法。故法法皆真。迷者執之而不妙。若悟自心。則法無不妙。心法俱妙。唯聖者能之。

### 論去取

吾佛經盡出自西域皆從翻譯然經之來始於漢至西晉方大盛晉之譯師獨稱羅什爲最而什之徒生肇融叡四公僧之麟鳳也而什得執役然什於肇亦曰余解不謝子文當相揖耳蓋肇尤善老莊焉然佛經皆出金口所宣而至此方則語多不類一經而數譯者有之以致淺識之疑殊不知理實不差文在譯人之巧拙耳故藏經凡出什之手者文皆雅致以有四哲左右焉故法華理深辭密曲盡其妙不在言而維摩文勢宛莊語其理自昭著至於肇四論則渾然無隙非具正法眼者斷斷難明故惑者非之以空宗

莊老孟浪之談宜矣清涼觀國師華嚴菩薩也至疏華嚴每引肇論必曰肇公尊之也嘗竊論之藉使肇見不正則什何容在座什眼不明則譯何以稱尊若肇論不經則觀又何容口古今質疑頗多而槩不及此何哉至觀華嚴疏每引老莊語甚夥則曰取其文不取其意圭峰則謂二氏不能原人宗鏡闢之尤著然上諸師皆應身大士建大法幢者何去取相左如此嘗試論之抑各有所主也蓋西域之語質直無文且多重複而譯師之學不善兩方者則文多鄙野大爲理累蓋中國聖人之言除五經束於世教此外載

道之言者唯老一書而已。然老言古簡深隱難明發。揮老氏之道者唯莊一人而已。筆乘有言。老之有莊。猶孔之有孟。斯言信之。然孔稱老氏猶龍。假孟而見莊。豈不北面耶。間嘗私謂中國去聖人卽上下千古。負超世之見者。去老唯莊一人而已。載道之言廣大自在。除佛經卽諸子百氏。究天人之學者。唯莊一書而已。藉令中國無此人。萬世之下不知有真人。中國無此書。萬世之下不知有妙論。蓋吾佛法廣大微妙。譯者險辭以濟之。理必沈隱。如楞伽是已。是故什之所譯稱最者。以有四哲爲之輔佐。故耳。觀師有言。取

其文不取其意。斯言有由矣。設或此方有過老莊之言者。肇必捨此而不顧矣。由是觀之。肇之經論用其文者。蓋肇宗法華。所謂善說法者。世諦語言資生業等。皆順正法。乃深造實相者之所爲也。圭峰少而宗鏡遠之者。孔子作春秋。假天王之令而行賞罰。二師其操法王之權而行褒貶歟。清涼則渾融法界無可無不可者。故取而不取。是各有所主也。故余於法華見觀音三十二應。則曰應以婆羅門身得度。卽現其身而爲說法。至於妙莊嚴二子。則曰汝父信受外道深著婆羅門法。且二子亦悔生此邪見之家。蓋此方

老莊卽西域婆羅門類也。然此剛爲現身說法。旋即斥爲外道邪見。何也。蓋在著與不著耳。由觀音圓通無礙。則不妨現身說法。由妙莊深生執著。故爲外道邪見。是以聖人教人。但破其執。不破其法。是凡執著音聲色相者。非正見也。

### 論學問

余每見學者披閱經疏。忽撞引及子史之言者。如攔路虎。必驚怖不前。及教之親習。則曰彼外家言耳。掉頭弗顧。抑嘗見士君子爲莊子語者。必引佛語爲證。或一言有當。且曰佛一大藏。盡出於此。嗟乎。是豈通

達之謂耶。質斯二者。學佛而不通百氏。不但不知世法。而亦不知佛法。解莊而謂盡佛經。不但不知佛意。而亦不知莊意。此其所以難明也。故曰自大視細者。不盡。自細視大者。不明。余嘗以三事自勸曰。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知此。可與言學矣。

### 論教乘

或問。三教聖人本來一理。是果然乎。曰。若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而觀。不獨三教本來一理。無有一事一法不從此心之所建立。若以平等法界而觀。不獨三

聖本來一體無有一人一物不是毗盧遮那海印三昧威神所現故曰不壞相而緣起染淨恆殊不捨緣而卽眞聖凡平等但所施設有圓融行布人法權實之異耳圓融者一切諸法但是一心染淨融通無障無礙行布者十界五乘五教理事因果淺深不同所言十界謂四聖六凡也所言五教謂小始終頓圓也所言五乘謂人天聲聞緣覺菩薩也佛則最上一乘矣然此五乘各有修進因果階差條然不紊所言人者卽蓋載兩間四海之內君長所統者是已原其所修以五戒爲本所言天者卽欲界諸天帝釋所統原

其所修以上品十善爲本色界諸天梵王所統無色界諸天空定所持原其所修上品十善以有漏禪九次第定爲本此二乃界內之因果也所言聲聞所修以四諦爲本緣覺所修以十二因緣爲本菩薩所修以六度爲本此三乃界外之因果也佛則圓悟一心妙契三德攝而爲一故曰圓融散而爲五故曰行布然此理趣諸經備載由是觀之則五乘之法皆是佛法五乘之行皆是佛行良由眾生根器大小不同故聖人設教淺深不一無非應機施設所謂教不躡等之意也由是證知孔子人乘之聖也故奉天以治人



老子天乘之聖也。故清淨無欲。離人而入天。聲聞緣覺。超人天之聖也。故高超三界。遠越四生。棄人天而不入。菩薩超二乘之聖也。出人天而入人天。故往來三界。救度四生。出真而入俗。佛則超聖凡之聖也。故能聖能凡。在天而天。在人而人。乃至異類分形。無往而不入。且夫能聖能凡者。豈聖凡所能哉。據實而觀。則一切無非佛法。三教無非聖人。若人若法。統屬一心。若事若理。無障無礙。是名爲佛。故圓融不礙。行布十界。森然行布。不礙圓融。一際平等。又何彼此之分。是非之辯哉。故曰。或邊地語說四諦。或隨俗語說四

諦。蓋人天隨俗而說四諦者也。原彼二聖。豈非吾佛密遣二人而爲佛法前導者耶。斯則人法皆權耳。良由建化門頭。不壞因果之相。三教之學。皆防學者之心。緣淺以及深。由近以至遠。是以孔子欲人不爲虎狼禽獸之行也。故以仁義禮智。援之。姑使捨惡以從善。由物而入人。修先王之教。明賞罰之權。作春秋以明治亂之迹。正人心。定上下。以立君臣父子之分。以定人倫之節。其法嚴。其教切。近人情而易行。但當人欲橫流之際。故在彼汲汲猶難之。吾意中國非孔氏而人不爲禽獸者。幾希矣。雖然。孔氏之迹固然耳。其

心豈盡然耶。况彼明言之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觀其濟世之心。豈非據菩薩乘而說治世之法者耶。經稱儒童。良有以也。而學者不見聖人之心。將謂其道如此而已矣。故執先王之迹。以挂功名。堅固我執。肆貪欲而爲生累。至操仁義而爲盜賊之資。啟攻鬪之禍者。有之矣。故老氏愍之曰。斯尊聖用智之過也。若絕聖棄智。則民利百倍。剖斗折衡。則民不爭矣。甚矣貪欲之害也。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故其爲教也。離欲清淨。以靜定持心。不事於物。澹泊無爲。此天之行也。使人學此。離人而入於天。由其言深沈。學者難

明。故得莊子起而大發揚之。因人之固執也深。故其言之也切。至於誹堯舜。薄湯武。非大言也。絕聖棄智之謂也。治推上古。道越羲皇。非漫談也。甚言有爲之害也。詆訾孔子。非詆孔子。詆學孔子之迹者也。且非實言。乃破執之言也。故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訶教勸離。隳形泯智。意使離人入天。去貪欲之累。故耳。至若精研世故。曲盡人情。破我執之牢關。去生人之大累。寓言曼衍。比事類辭。精切著明。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此其說人天法。而具無礙之辯者也。非夫現婆羅門身而說法者耶。何其遊戲廣大之若此也。糝糠塵

世幻化死生解脫物累逍遙自在其超世之量何如哉嘗謂五伯僭竊之餘處士橫議充塞仁義之途若非孟氏起而大闢之吾意天下後世難言矣况當羣雄吞噬之劇舉世顛瞑亡生於物欲火馳而不返者眾矣若非此老崛起攘臂其間後世縱有高潔之士將亦不知軒冕爲桎梏矣均之濟世之功又何如耶然其工夫由靜定而入其文字從三昧而出後人以一曲之見而窺其人以濁亂之心而讀其書茫然不知所歸趣苟不見其心而觀其言宜乎驚怖而不入也且彼亦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然彼所求之大聖非佛而又其誰耶吾意彼爲吾佛破執之前矛斯言信之矣世人於彼尙不入安能入於佛法乎

論工夫

吾教五乘進修工夫雖各事行不同然其修心皆以止觀爲本故吾教止觀有大乘有小乘有人天乘四禪八定九通明禪孔氏亦曰知止而後有定又曰自誠明此人乘止觀也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又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莊子亦曰莫若以明又曰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又曰人莫鑑

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眾止也。又曰。大定持之。至若百骸九竅。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又曰。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至若黃帝之退居。顏子之心齋。丈人承蜩之喻。仲尼夢覺之論。此其靜定工夫。舉皆釋形去智。離欲清淨。所謂厭下苦羸障。欣上淨妙離冀。去人而入天。按教所明。乃捨欲界生而生初禪者。故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此天乘止觀也。首楞嚴曰。一切世間所修心人。愛染不生。無畱欲界。是人應念身爲梵侶。又曰。欲習既除。離欲心現。是人應時能行梵德。名爲梵輔。又曰。清淨禁戒。加以明悟。是人應時能

統梵眾。爲大梵王。又曰。此三勝流。一切煩惱所不能逼。雖非正修真三摩地。清淨心中。諸漏不動。名爲初禪。至於澄心不動。湛寂生光。倍倍增勝。以歷二三四禪。精見現前。陶鑄無礙。以至究竟羣幾。窮色性性。入無邊際。名色究竟天。此其證也。由是觀之。老氏之學。若謂大患莫若於有身。故滅身以歸無。勞形莫先於有智。故釋智以淪虛。此則有似二乘。且出無佛世。觀化知無。有似獨覺。原其所宗。虛無自然。卽屬外道。觀其慈悲救世之心。人天交歸。有無雙照。又似菩薩。蓋以權論。正所謂現婆羅門身而說法者。據實判之。乃

人天乘精修梵行而入空定者是也。所以能濟世者，以大梵天王爲娑婆主，統領世界，說十善法救度眾生。據華嚴地上菩薩爲大梵王。至其梵眾皆實行天人，由人乘而修天行者，此其類也。無疑矣。吾故曰：莊語純究天人之際，非孟浪之談也。

### 論行本

原夫卽一心而現十界之像，是則四聖六凡皆一心之影響也。豈獨人天爲然哉。究論修進階差，實自人乘而立。是知人爲凡聖之本也。故裴休有言曰：鬼神沈幽愁之苦，鳥獸懷獠狽之悲，脩羅方瞋，諸天耽樂。

可以整心慮，趣菩提。唯人道爲能耳。由是觀之，捨人道無以立佛法，非佛法無以盡一心。是則佛法以人道爲鐵基。人道以佛法爲究竟。故曰：菩提所緣緣苦眾生。若無眾生，則無菩提。此之謂也。所言人道者，乃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民生日用之常也。假而君君臣臣，臣父子子，不識不知，無貪無競，如幻化人，是爲諸上善人。俱會一處，卽此世界爲極樂之國矣。又何庸夫聖人哉。柰何人者，因愛欲而生，愛欲而死。其生死愛欲者，財色名食睡耳。由此五者起貪愛之心，搆攻鬪之禍，以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先王

之賞罰不足以禁其心。適一己無厭之欲以結未來無量之苦。是以吾佛愍之曰。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故現身三界與民同患。乃說離欲出苦之要道耳。且不居天上而乃生於人間者。正示十界因果之相。皆從人道建立也。然旣處人道。不可不知人道也。故吾佛聖人不從空生。而以淨梵爲父。摩耶爲母者。示有君親也。以耶輸爲妻。示有夫婦也。以羅睺爲子。示有父子也。且必捨父母而出家。非無君親也。割君親之愛也。棄國榮而不顧。示名利爲累也。擲妻子而遠之。示貪欲之害也。入深山而苦修。示

離欲之行也。先習外道。四徧處定。示離人而入天也。捨此而證正徧正覺之道者。示人天之行不足貴也。成佛之後。入王宮而昇父棺上。切利而爲母說法。示佛道不捨孝道也。依人間而說法。示人道易趣菩提也。假王臣爲外護。示處世不越世法也。此吾大師示現度生之楷模。垂誠後世之弘範也。嗟乎。吾人爲佛弟子。不知吾佛之心。處人間世。不知人倫之事。與之論佛法。則僮侗真如。瞞預佛性。與之論世法。則觸事面牆。幾如檮昧。與之論教乘。則曰枝葉耳。不足尙也。與之言六度。則曰菩薩之行。非吾所敢爲也。與之言

四諦則曰彼小乘耳不足爲也。與之言四禪八定則曰彼外道所習耳何足齒也。與之言人道則茫不知君臣父子之分仁義禮智之行也。嗟乎吾人不知何物也。然而好高慕遠動以口耳爲借資。竟不知吾佛教人出世以離欲之行爲第一也。故曰離欲寂靜最爲第一。以余生人道不越人乘。故幼師孔子以知人欲爲諸苦本。志離欲行。故少師老莊以觀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知十界唯心之影響也。故皈命佛。

### 論宗趣

老氏所宗虛無大道。卽楞嚴所謂晦昧爲空。八識精

明之體也。然吾人迷此妙明一心而爲第八阿賴耶識。依此而有七識爲生死之根。六識爲造業之本。變起根身器界生死之相。是則十界聖凡統皆不離此識。但有執破染淨之異耳。以欲界凡夫不知六塵五欲境界唯識所變。乃因六識分別起貪愛心。固執不捨。造種種業。受種種苦。所謂人欲橫流。故孔子設仁義禮智教化爲隄防。使思無邪。姑捨惡而從善。至於定名分正上下。然其道未離分別。卽所言靜定工夫。以唯識證之。斯乃斷前六識分別邪妄之思。以祛鬪諍之害。而要歸所謂妙道者。乃以七識爲指歸之地。

所謂生機道原。故曰生生之謂易。是也。至若老氏以虛無爲妙道。則曰谷神不死。又曰死而不亡者壽。又曰生生者不生。且其教以絕聖棄智。忘形去欲。爲行以無爲爲宗極。斯比孔則又進。觀生機深脈。破前六識分別之執。伏前七識生滅之機。而認八識精明之體。卽楞嚴所謂罔象虛無微細精想者。以爲妙道之源耳。故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以其此識乃全體無明觀之不透。故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以其識體不思議。熏不思議。變故曰玄之又玄。而稱之曰妙道。以天地萬物皆從此中變現。故曰天地

之根。眾妙之門。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莊稱自然。且老乃中國之人也。未見佛法。而深觀至此。可謂捷疾利根矣。借使一見吾佛。而印決之。豈不頓證真無生耶。吾意西涉流沙。豈無謂哉。大段此識深隱難測。當佛未出世時。西域九十六種。以六師爲宗。其所立論百什。至於得神通者甚多。其書又不止此方之老莊也。洎乎吾佛出世。靈山一會。英傑之士。皆彼六師之徒。且其見佛。不一言而悟。如良馬見鞭影而行。豈非昔之工夫有在。但邪執之心未忘。故今見佛。只在點化之間。以破其執耳。故佛說法。原無贅語。但就眾生



所執之情隨宜而擊破之。所謂以楔出楔者。本無實法與人。也。至於楞嚴會上。微細披剝。次第徵辯。以破因緣自然之執。以斷凡夫外道二乘之疑。而看教者不審乎此。但云彼西域之人耳。此東土之人也。人有彼此。而佛性豈有二耶。且吾佛爲三界之師。四生之父。豈其說法止爲彼方之人。而此十萬里外。則絕無分耶。然而一切眾生皆依八識。而有生死堅固我執之情者。豈只彼方眾生有執。而此方眾生無之耶。是則此第八識。彼外道者。或執之爲冥諦。或執之爲自然。或執之爲因緣。或執之爲神我。卽以定修心生於

梵天。而執之爲五現涅槃。或窮空不歸而入無色界。天。伏前七識生機不動。進觀識性。至空無邊處。無所有處。以極非非想處。此乃界內修心。而未離識性者。故曰。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認作本來人者。是也。至於界外聲聞。已滅三界見思之惑。已斷三界生死之苦。已證無爲寂滅之樂。八識名字尙不知。而亦認爲涅槃。將謂究竟歸寧之地。且又親從佛教得度。猶費吾佛四十年彈訶淘汰之功。至於法華會上。猶懷疑佛之意。謂以小乘而見濟度。雖地上菩薩登七地。已方捨此識。而猶

異熟未空。由是觀之。八識爲生死根本。豈淺淺哉。故曰。一切世間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眾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正此之謂也。噫。老氏生人間世。出無佛世。而能窮造化之原。深觀至此。卽其精進工夫。誠不易易。但未打破生死窠窟耳。古德嘗言。孔助於戒。以其嚴於治身。老助於定。以其精於忘我。二聖之學。與佛相須。而爲用。豈徒然哉。

據實而論。執孔者涉因緣。執老者墮自然。要皆未離識性。不能究竟一心故也。佛則離心意識。故曰。本非因緣。非自然性。方徹一心之源耳。此其世出世法之分也。故佛所破。正不止此。卽出世三乘。而亦皆在其中矣。世人但見莊子誹堯舜。薄湯武。詆訾孔子之徒。以爲驚異。若聞世尊訶斥二乘。以爲焦芽敗種。悲重菩薩。以爲佛法闡提。又將何如耶。然而佛訶二乘。非訶二乘。訶執二乘之迹者。欲其捨小趣大也。所謂莊詆孔子。非詆孔子。誣學孔子之迹者。欲其絕聖棄智也。要皆遣情破執之謂也。若果情忘執謝。其將把臂

而遊妙道之鄉矣。方且歡忻至樂之不暇。又何庸夫憤憤哉。此其華嚴地上菩薩而於塗灰事火臥棘投鍼之儔。靡不現身其中。與之而作師長也。苟非佛法。又何令彼入佛法哉。故彼六師之執幟。非佛不足以拔之。吾意老莊之大言。非佛法不足以證嚮之信乎。遊戲之談。雖老師宿學不能自解免耳。今以唯心識觀。皆不出乎影響矣。

此論勅意。蓋予居海上時。萬歷戊子冬。乞食王城。嘗與洞觀居士夜談所及。居士大爲撫掌。庚寅夏日。始命筆焉。藏之既久。向未拈出。甲午冬。隨緣王

城擬請益於弱侯焦太史。不果。明年乙未春。以弘法罹難。其草業已遺之海上矣。仍遣侍者往殘簡中搜得之。秋蒙恩遣雷陽。達觀禪師由匡廬杖策候予於江上。冬十一月。予方渡江。晤師於旅泊庵。夜坐出此。師一讀三歎曰。是足以祛長迷也。卽命弟子如奇刻之。以廣法施。予固止之。戊戌夏。予寓五羊時。與諸弟子結制壘壁間。爲眾演楞嚴宗旨。門人寶貴見而歎喜。願竭力成之。以卒業焉。噫。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此區區片語。誠不足爲法門重輕。勅意於十年之前。而克成於十年之後。

作之於東海之東而行之於南海之南豈機緣偶會而然耶道與時也庸可強乎然此蓋因觀老莊而作也故以名論萬歷戊戌除日憨山道人清書於楞伽室

病後俗冗近始讀大製曹谿通志及觀老莊影響論等書深爲歎服所謂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及孔子人乘之聖老子天乘之聖佛能聖能凡能人能天之聖如此之類百世不易之論也起原再稽顙

### 註道德經序

予少喜讀老莊苦不解義惟所領會處想見其精神命脈故略得離言之旨及搜諸家註釋則多以己意爲文若與之角則義愈晦及熟玩莊語則於老恍有得焉因謂註乃人人之老莊非老莊之老莊也以老文簡古而旨幽玄則莊實爲之註疏苟能懸解則思過半矣空山禪暇細玩沈思言有會心卽託之筆必得義遺言因言以見義或經旬而得一語或經年而得一章始於東海以至南粵自壬辰以至丙午周十

故不厭貫通。要非枝也。嘗謂儒宗堯舜。以名爲教。故宗於仁義。老宗軒黃。道重無爲。如云失道德而後仁義。此立言之本也。故莊之誹薄。殊非大言。以超俗之論。則駭俗。故爲放而不收也。當仲尼問禮。則歎爲猶龍。聖不自聖。豈無謂哉。故老以無用爲大用。苟以之經世。則化理治平。如指諸掌。尤以無爲爲宗極。性命爲真修。卽遠世遺榮。殆非矯矯。苟得其要。則真妄之途。雲泥自別。所謂真以治身。緒餘以爲天下國家。信非誣矣。或曰。子之禪。貴忘言。乃嘵嘵於世。諦何所取。大耶。予曰。不然。鴉鳴鵲噪。咸自天機。蟻聚蜂遊。都歸

神理。是則何語。非禪。何法。非道。况釋智忘懷之談。詎非入禪初地乎。且禪以我蔽。故破我以達禪。老則先登矣。若夫玩世。蜉蝣尤當以此爲樂土矣。註成。始刻於嶺南。重刻於五雲。南岳與金陵。今則再刻於吳門。以尙之者眾。故施不厭普矣。

老子傳

按史記老子者楚苦音怙縣厲音賴鄉曲仁里人也。姓

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亦云柱下

史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

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君子得其時則駕。

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蓬累箒笠也。首戴之而行。言無車蓋也。吾聞

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

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

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

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

網遊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遂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所終。老子生周定王三年。母孕八十年而生。生而皓首。故稱老子。

### 發明宗旨

老氏所宗。以虛無自然爲妙道。此卽楞嚴所謂分別都無非色非空。拘舍離等昧爲冥諦者是已。此

正所云八識空昧之體也。以其此識最極幽深微妙難測。非佛不足以盡之。轉此則爲大圓鏡智矣。菩薩知此。以止觀而破之。尙有分證。至若聲聞不知則取之爲涅槃。西域外道梵志不知則執之爲冥諦。此則以爲虛無自然妙道也。故經曰。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諸天。外道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糞沙。欲成佳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云何二種。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眾生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涅槃元清淨體。則汝

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遣者此言識精元明卽老子之妙道也故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由其此體至虛至大故非色以能生諸緣故非空不知天地萬物皆從此識變現乃謂之自然由不思議熏不思議變故謂之妙至精不雜故謂之真天地壞而此體不壞人身滅而此性常存故謂之常萬物變化皆出於此故謂之天地之根眾妙之門凡遇書中所稱真常玄妙虛無大道等語皆以此印證之則自有歸趣不然則茫若捕風捉影矣故先示於此臨文不煩重出

發明趣向

愚謂看老莊者先要熟覽教乘精透楞嚴融會吾佛破執之論則不被他文字所惑然後精修靜定工夫純熟用心微細方見此老工夫苦切然要真真實實看得身爲苦本智爲累根自能隳形釋智方知此老真實受用至樂處更須將世事一一看破人情一一覷透虛懷處世目前無有絲毫障礙方見此老真實逍遙快活廣大自在儼然一無事道人然後不得已而應世則不費一點氣力端然無爲而治觀所以教孔子之言可知已莊子一書



乃老子之注疏。故愚所謂老之有莊如孔之有孟。是知二子所言皆真實話。非大言也。故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而世之談二子者。全不在自己工夫體會。只以語言文字之乎者也而擬之。故大不相及。要且學疏狂之態者有之。而未見有以靜定工夫而入者。此其所謂知我者希矣。冀親二子者當作如是觀。

### 發明工夫

老子一書向來解者。例以虛無爲宗。及至求其入道工夫。茫然不知下手處。故予於首篇將觀無觀。

有一觀字爲入道之要。使學者易入。然觀照之功最大。三教聖人皆以此示人。孔子則曰知止而後有定。又曰明明德。然知明卽了悟之意。佛言止觀則有三乘止觀。人天止觀。淺深之不同。若孔子乃人乘止觀也。老子乃天乘止觀也。然雖三教止觀。淺深不同。要其所治之病。俱以先破我執爲第一。步工夫。以其世人盡以我之一字爲病根。卽智愚賢不肖。汲汲功名利祿之場。圖爲百世子孫之計。用盡機智。總之皆爲一身之謀。如佛言諸苦所因。貪欲爲本。皆爲我故。老子亦曰貴大患若身。以孔

聖爲名教宗主。故對中下學人。不敢輕言破我執。唯對顏子。則曰克己。其餘但言正心誠意修身而已。然心旣正。意旣誠。身旣修。以此施於君臣父子之間。各盡其誠。卽此是道。所謂爲名教設也。至若絕聖棄智。無我之旨。乃自受用地。亦不敢輕易舉似於人。唯引而不發。所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至若極力爲人處。則曰克己。則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此四言者。肝膽畢露。然己者我私。意者生心必者待心。固者執心。我者我心。克者盡絕。毋者禁。

絕之辭。教人盡絕此意。必固我四者之病也。以聖人虛懷遊世。寂然不動。物來順應。感而遂通。用心如鏡。不將不迎。來無所粘。去無踪跡。身心兩忘。與物無競。此聖人之心也。世人所以不能如聖人者。但有意必固我四者之病。故不自在。動卽是苦。孔子觀見世人病根在此。故使痛絕之。卽此之教。便是佛老以無我爲宗也。且毋字便是斬截工夫。下手最毒。卽如法家禁令之言。毋得者使其絕不可有犯。一犯便罪不容赦。只是學者不知耳。至若吾佛說法。雖浩瀚廣大。要之不出破眾生羸細。我法。

二執而已。二執既破，便登佛地。卽三藏經文皆是破此二執之具。所破之執，卽孔子之四病。尙乃麤執耳。世人不知將謂別有玄妙也。若夫老子超出世人一步，故專以破執立言。要人釋智遺形，離欲清淨。然所釋之智，乃私智卽意必也。所遺之形，卽固我也。所離之欲，卽己私也。清淨則廓然無礙，如太虛空。卽孔子之大公也。是知孔老心法未嘗不符。第門庭施設，藩衛世教，不得不爾。以孔子專於經世，老子專於忘世，佛專於出世。然究竟雖不同，其實最初一步，皆以破我執爲主。工夫皆由止觀而入。

### 發明體用

或曰：三教聖人教人，俱要先破我執。是則無我之體同矣。柰何其用有經世忘世出世之不同耶？答曰：體用皆同，但有淺深小大之不同耳。假若孔子果有我是，但爲一己之私，何以經世？佛老果絕世，是爲自度，又何以利生？是知由無我方經世，由利生方見無我。其實一也。若孔子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用也。明則誠體也，誠則形用也。心正意誠，體也。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用也。老子

無名體也。無爲而爲用也。孔子曰：惟天惟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且經世以堯舜爲祖。此豈有名有爲者耶。由無我方視天下皆我。故曰堯舜與人同耳。以人皆同體所不同者。但有我私爲障礙耳。由人心同此心。心同則無形礙。故汲汲爲之教化以經濟之。此所以由無我而經世也。老子則曰：常善教人。故無棄人。無棄人則人皆可以爲堯舜。是由無我方能利生也。若夫一書所言爲而不宰。功成不居等語。皆以無爲爲經世之大用。又何嘗忘世哉。至若佛

則體包虛空。用周沙界。隨類現身。乃曰：我於一切眾生身中成等正覺。又曰：度盡眾生方成佛道。又曰：若能使一眾生發菩提心。寧使 myself 受地獄苦。亦不疲厭。然所化眾生豈不在世間耶。旣涉世度生。非經世而何。且爲一人而不厭地獄之苦。豈非汲汲耶。若無一類而不現身。豈有一定之名耶。列子嘗云：西方有大聖人。不言而信。無爲而化。是豈有心要爲耶。是知三聖無我之體。利生之用。皆同。但用處大小不同耳。以孔子匡持世道。姑從一身。以及家國。後及天下。故化止於中國。且要人人皆

做堯舜。以所祖者堯舜也。老子因見當時人心澆薄。故思復太古。以所祖者軒黃也。故件件說話不同尋常。因見得道大難容。故遠去流沙。若佛則教被三千世界。至廣至大。無所揀擇矣。若子思所讚聖人。乃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是知孔子體用未嘗不大。但局於時勢耳。正是隨機之法。故切近人情。此體用之辯也。惜乎後世學者。各束於教。習儒者拘。習老者狂。學佛者隘。此學者之弊。皆執我之害也。果能力破我執。則剖破藩籬。卽大家矣。

發明歸趣

愚嘗竊謂孔聖若不知老子。決不快活。若不知佛。決不奈煩。老子若不知孔。決不口口說無爲而治。若不知佛。決不能以慈悲爲寶。佛若不經世。決不在世間教化眾生。愚意孔老卽佛之化身也。後世學佛之徒。若不知老。則直管往虛空裏看將去。目前法法都是障礙。事事不得解脫。若不知孔子。單將佛法去涉世。決不知世道人情。逢人便說玄妙。如賣死貓頭。一毫沒用處。故祖師亦云。說法不投機。終是閒言語。所以華嚴經云。或邊地語說四諦。此佛說法未嘗單誇玄妙也。然隨俗以度生。豈

非孔子經世之心乎。又經云五地聖人涉世度生。世間一切經書技藝醫方雜論圖書印璽種種諸法。靡不該練。方能隨機。故曰世諦語言資生之業。皆順正法。故儒以仁爲本。釋以戒爲本。若曰孝悌爲仁之本。與佛孝名爲戒。其實一也。以此觀之。佛豈絕無經世之法乎。由孔子攘夷狄。故教獨行於中國。佛隨邊地語說四諦。故夷狄皆從其化。此所以用有大小不同耳。是知三教聖人所同者。心所異者。跡也。以跡求心。則如蠡測海。以心融跡。則似芥含空。心跡相忘。則萬派朝宗。百川一味。

老子道德經解上篇

明建鄴憨山道者釋德清著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此章總言道之體用及入道工夫也。老氏之學。盡在於此。其五千餘言。所敷演者。唯演此一章而已。所言道乃真常之道。可道之道。猶言也。意謂真常之道。本無相。無名。不可言說。凡可言者。則非真常之道矣。故非常道。且道本無名。今旣強名曰道。是